讀韓記疑

讀韓記疑卷四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雜著

原性　此篇舊列原道之後今按性者天命之本然道者人事之當然先性後道自子思子作中庸序次早定公亦敬承其意編書者不得其解率意顛倒致成此誤如蘇洵六經論先禮後易今亦爲後人倒亂皆編書者之過也嘉應楊仲興曰安溪李文貞公嘗有此論　○　竊幸前輩已有先得我心者今輒意爲更定如後

性之品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千古論性之宗實公三品之說之所本孟子意存覺世故專就善處言之然而口鼻四肢之欲未嘗不謂之性其論天降大任於是人則所當忍者亦性未嘗緊以爲善而遂縱而行之也荀子偏就惡處言之則其意又在警世然以桀紂爲性則性中但有下愚無

上知中人二等楊子以善惡爲混則又删去上知下愚
二等故韓子皆以爲得一失二宋儒極尊孟子於公論
頗有譏評其實諸子言性惟公最得孔氏之旨記有之
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心知固性血氣亦性此眞七十
子之緒言蓋親受之於孔氏者宋儒別添氣質一性以
補孟說所未備不知血氣心知實兼義理氣質言之孔
門論性已備無
頗後人添說也

少有少反

反謂或少有而未極乎純或少
反而未至于戾朱子偏多偏
少之說似未密合果爾則
當改少說有爲少過乃通

情之於性視其品

原性正意
已畢此下
辨三子言
性之偏

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此三句順其意而
申衍之下乃畧辨

叔魚

之生至鯀之禹凡三節

右三節一一援古作證所謂善
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竊謂此
論一出雖孟子恐亦無辭以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第就人爲處言之性係天生不假人力亦不
敢執言蓋人皆善也若涉人爲則雖如荀
子力言性惡何嘗不云塗之人可以爲禹

上可教下可

補偏救弊仍在人功方不至純任自然而
制反失其性卽書惟聖罔念惟狂克念之旨

原道○博愛 孟子斥墨氏兼愛爲無父惡其無等耳博愛者無所不愛之謂如人身百體有一體爲血氣所不流卽不得爲仁故須博愛蓋卽孔子立人達人之旨或乃與兼愛同譏阿其好者又謂後世學楊者多學墨墨者少故獨有取於墨皆非知道之言也

行而宜之 宜雖在物制其宜者在人故曰行而宜之之謂義上句博字對下煦煦言之此句宜字對下孑孑言之

由是而之焉之爲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義言仁義而道德已無所不該道者仁義中變化無方之用德者仁義充積之稱故曰云云楊龜山答吳仲敢書謂道有仁義而仁義不足盡道斥公所論爲非然則孔孟所說皆非歟○龜山引論語志道據德易和順道德之言以見仁義外自有道德余謂使依仁精義之後必別加志據和順之功則仁義誠不足盡道德今以仁未能依義未能精故先致以志據和順至依仁精義之後道德已在其中世未有能依仁而於道德不能志據能精義而於道德猶有乖違者也答仲敢書余於龜山集中嘗辨之此復爲書其畧

煦煦孑孑 煦煦則所愛不博孑孑則所行未必

皆宜
合仁與義言之
孟子以合仁與人言之爲道又釋詩言飽德爲飽仁義可知仁義外別無道德漢後諸儒無不高談道德卒莫識道德之指歸公言直接孟子能發漢後諸儒之所未發後人反有譏焉如王安石譏公不識道眞朱子已斥爲老佛之餘唾至蘇轍以仁義禮知與刑名度數並舉槩指爲形而下者其形而上者直斥爲公所不知去仁義言道德正犯公所深訶顧乃拾其餘唾輒私煊爲神奇此不謂之淫詞邪說而何竊謂合仁與義言之此言雖孔子復生必無易此
一人之私言
原道正意亦至此已此下極論孔子歿後道術分裂之害
孰從而聽之
此由先進之士能言仁義者少孰從而聽謂無從得先覺之師也
亦嘗云爾
諸本嘗下有師之二字考異從方本删去今本仍從諸本按下有云爾字則師之之義已該複出二字爲衍諸本非是
孰從而求之
此由後進之士樂聞誕說之者多孰從而求謂不肯從正道而求之也
好怪
楊墨老佛怪說也樂聞其誕是好怪也
今之爲民者六
此下六節用兩今字之兩今也兩今其言一今其法凡著今字處皆極言其怪
長其恩

愛長猶永也讀从本字或讀長幼之長非是長其恩愛說葬埋祭祀意最盡古云哀欲其長亦是此意韓子失口動關至理雖此等至平常語類非淺夫能道而民不爭四語皆出莊子淸淨寂滅所謂怪說是也其號名殊劍本如此仍註云名下韋下或有雖字嶽本兩處皆有雖字上句下無名字先誠其意子曰辭達而已矣此節辨釋老二家外天下國家之非止須引至此正必誠意如孔子答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問仁其辭不一何嘗必兼及致知或譏韓子不引致知為無頭學問此眞吹毛之論也加之先王之敎之上預藏下節轉關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此下歸入正論易明易行易明即楊子所謂炳易見法易言易行即楊子所謂簡易用要易守若老佛玄渺空虛是不易明之道嗜慾絕倫理是不易行之敎忍孔子傳之孟軻歷聖所傳皆易明之道易行之敎不得其傳軻死而怪說繁興始有不易明之道不易行之數不精不詳荀楊所言亦皆易明之道易行之敎然荀辭富而理駁故不精楊思深而語蹇故不詳如之何

而可此下補救之方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此公不塞不流二句之所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孟子反經之旨所謂經正則庶民興無邪慝也歐公本論三篇皆止申明此句之義故謂原道可該本論本論不可以該原道也廢疾者有養欲熄邪說而使此輩失所則愛有不周行又大乖其宜矣篇末補此一語義乃周匝

原仁此篇申說博愛謂仁之義謂凡屬有生之類一皆待理于人不宜用暴故必一視同仁篇題應作原仁方本惑于原鬼一題改作原人不知鬼無形聲人所易惑故須原其故以示人人則共見共聞本無可惑何待公為原之作人非是〇性之說明然後可以言道道必合仁義言故次之以原仁原本首原道次原性原毀原仁乖其次矣余於公集四十卷一遷李漢原編惟此三篇為扶樹教道之作公所以繼孔孟開來學者實在此乎此特為反覆研思推本作者之旨僭為捄動如此遜心析理之士或不至識其妄作

○夷狄禽獸皆人此西銘乾父坤母物皆吾與之意謂禽獸人可乎此節止作禽獸皆人註語

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直接禽獸皆人一語）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此又申釋上文所以不得其行不得其平不得其情之故）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二句立言之大旨）一視而同仁（理之一）篤近而舉遠（分之殊）

原毀○重以周（重就一事言之不淺嘗而遽止周就事事言之不得少而遽足）輕以約（下文不究其舊之謂輕不責其二之謂約）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古聖賢與人爲善之意肫切如此所謂以善養人也惟韓子足以發之）惟懼其人之有聞（只換得有聞二字居心便爾霄壤）

原鬼○曰非也鬼無聲（非也謂非鬼之常無形與聲乃其常）鬼無聲無形安有氣（補註引李石之言以公子彭生託形于豕晉文公託聲如牛譏公此論爲未盡余謂此鄉役文）

所云物怪是也李氏于公本篇義旨尚未畢窺輒敢妄為論說此可為遜志讀書者戒也

有怪而與民物接者即嘯梁立堂觸躬之類又反乎其常反乎無聲與形之常作原鬼

詳此篇後二節之意謂鬼之下殃禍者本于忤天違民逆倫爽物是貴修德以禳之若尋常物怪直須視之若無大槩即左傳妖由人興之之意前一節人所易解後節物怪之說宋儒陳安卿言之最晰如伊川尊人官廨多妖主者不為動後遂無妖武三思置一妾狄梁公往觀妾忽不見在壁隙中語曰狄公正人我不可以見之是此文所謂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者也小說家言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蘤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補註李石遂斥公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余謂退之臨終遺命見于李翺行狀皇甫湜碑誌張籍祭詩甚具何嘗有此怪異此直孟子所謂齊東野語決非君子之言蓋凡小人誘傷君子務必反其道以相施公于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劉禹錫偏造種種輕薄之語不為識畢生不惑神怪小說家又別造臨終眩亂之語以識之皆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石字知幾著有石舟集觀此則其所著可知矣

行難按貞元十八年參佐權德輿知貢舉公與書曰愈獲幸于執事將一年是公初見參在貞元十七年是篇卽十七年作○從爾之稱公答語孰能之或又問也曰陸先生參謂惟陸能之何如問其拾我從爾之賓自越州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佐浙東軍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據此則參由使府幕僚召入非謂刺史司馬等官某與某可人也上文某任某誅是泛舉他人非陸自謂此云可人是指爲任爲誅之人非所任所誅之人若所任所誅之人則已明說胥商何人須復問朱子此一節註似皆誤夫惡求其初卽原毀篇不究其舊之謂賢於人之賢此卽取一不責二之意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於全方本如此惟沒字作鈌今從建本○按多少猶言長短舉其多沒其少謂此外卽有他長然不足以掩其所短則遂沒而不舉蓋指不爲陸公所與者正見陸所與者皆有長而無短也考異于此乎下添其皆賢乎四字則似所與者亦尚不能無短吾敢

求于全者謂此外不爲我知者尚多正答盡于此乎一問考異改於作其則似所所與者原不敢求其全美四句皆就所與之人言無怪乎公以太詳責陸反謂其不可曉也今謂所與之外遺者尚多則接下所得不足充位句前後一脉相注無可疑矣惟下文不早圖之句義稍未徹當改早圖作寬取乃與下文詳字相反又少下者字與句首有字相應考異刪去亦非

其後用也必粗 公意取人不必過詳顧用之如何耳宋蘇洵曰求金于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故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皆不錄而已矣韓公之意蘇氏足以發之

對禹問 ○ 禹以傳子爲慮憂後世 慮後世世慮字亦當作憂承上憂後世世爭之之亂爲言又對或人堯舜不憂後世之詰通身血脉貫通今本因下文禹之慮也一慮字并此句亦誤爲慮不知下文慮字自承上慮民也深一句言之

湯與伊尹不可待 湯伊尹誠不可待益則與啟並生不必待諸數百年後禹獨何以不傳恐終不若孟子天與與之說爲確切而當理也

雜說

龍噓氣成雲龍雲合起雲固弗靈於龍也次下斷語先言雲之弗靈於龍雲亦靈怪矣哉次言雲亦靈怪○茫洋字一讀窮乎玄間乃極寫其茫洋既已窮乎玄間則上薄日月而光景俱爲之伏光景伏而震電與龍之變化愈神神變化而雲瀉爲雨下土悉被其沾濡甚至陵谷俱爲之汩沒如此極意摹寫接入雲亦靈怪四字始覺胸無不盡之意讀之眞有提刀四顧之樂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故曰弗靈于龍信不可歟故曰雲亦靈怪雲從之矣雲之靈怪實即龍之噓氣成之迴應首句包裹全篇致爲完密○此文雲龍合起中間四小段用分說末處仍用合收小文其間架精嚴如此○中四段前用正說後用反說反說處正以洗剔前二段正說之意故兩意相承而不復

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

此十七字皆當定爲

衍文删去

余[將]特取其將字衍文

不以千里稱也策之不以其道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食之不能盡其才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此公騖驥吟所爲作也○朱子云且字恐當在等字下愚按著欲上語勢尤健鳴之而不能通其意此句又出一意如公之上書當事是也

讀荀子

方本無子字今以後篇鶡冠子墨子例之定從建本

○[王易王霸易霸也]此二語乃後人妄意添入爲上易行二字作註其實大違公意公言孔子道尊見非管晏可比又言聖道易行正斥公孫丑輩稱說霸功蓋疑聖道難行之故今又王霸並舉是謂孔子之道未爲獨尊且謂聖道難行降而圖霸亦可于本意不大戾乎近人好舉後人附益之語詆諆韓公如感二鳥之引大學傳此以公孫丑陳代問語辯爲孟子語皆由論古無識之故無此則與下文學聖人者孟氏一語一語呼應尤親增此則似霸者之佐亦可尊

之爲聖矣雄者亦聖人之徒雄書亦斥霸功公推爲聖人之徒益知易霸之言非由公出之

老師大儒猶在當不止孟氏一人爲下文荀氏伏一脈隱楊雄氏而止耳此段接入荀氏處故作紆迴使人迷眩蘇洵稱父文抑塞蔽掩不使逕露卽此亦可見之削荀氏之不合者如非十二子性惡篇之類

讀鶡冠子〇博選篇四稽五至孫曰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其言曰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斷役五曰徒隸學問篇一壺千金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〇按學貴善取益公自言讀書惟在其意義所歸末學專求名數固與掎摭糞壤無殊柳宗元王安石輩復以掊擊前人示異亦爲不善取益如公採摭不遺鶡冠然所標舉皆能得其精要處此方謂之棄糟粕而吸精華以此讀書無往不受其益也

讀墨子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二篇孫曰今存十二篇按余家藏本實存五十三篇〇墨子必

用孔子愚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不能用孔子以孔子操得爲之柄如良醫之于藥雖牛溲馬勃皆孔有所用之況墨亦賢者何至擯諸無用之地然而晏嬰所之與孔子非不相知而尼谿之封則沮之謂其學非所以先細民嬰因墨者之徒使墨遇孔子安必無莫殫莫究之譏

獲麟解人知此文以祥不祥作眼目不知其著意處尤在人知與不知公讀鶡冠子中流一壺之句三復而悲之者悲其未涉中流不知壺之有用也然則麟之出世不驚爲怪物者幾希矣○此公不遇時作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傪當在貞元十七年參調無成之歲或云因此元和七年麟見東川而作方崧卿已辨其非但方定十八年作亦非

○馬牛犬豕畜家之物豺狼麋鹿恒有之物惟麟也不可知自角者以下至此凡三十六字止作註語讀麟果不爲不祥禹皐爲堯舜出伊萊爲商湯出望散爲文武出堯舜湯文在位必不以禹皐等爲不祥怪物謂之不祥亦宜不遇聖人則不察其德而徒駭其形未有不共斥爲不祥者結處偏將不知二字暗藏在出不待聖句中讀者所以

盡爲迷眩

師說○固先乎君此固字可省吾師道也透頂之論嗟乎此下概師道之不傳而恥學於師句特起變正以與上句不偶而勁惑矣昔人論文章順語易而逆難數語節短勢逆逐句相銜而下讀之使人快意習其句讀者上文愛子愛身平說此句忽分低昂小學而大遺上四句分說此句合說巫醫藥師又起一波聖人無常師語必褁之于聖此公文大根柢處術業有專功通體警策處盡此二言李氏子蟠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

進學解○有年按此文由職方下遷後作明載本傳無可疑者但公以元和七年二月遷博士八年三月卽改比部郎歷時未久方遂改年爲時則非是此弟子安知非元和初已入國子素在公門者乎何蓄入太學至二十餘年何論先後七八年間舊弟子必無一存者若朱子竟以是文爲元和四年未改都官時

作則又與史傳下遷之語不合
矻矻
前漢王褒傳終日矻矻如淳曰健作貌此承上句焚膏繼晷言之當從健作之義舊作兀兀與公詩敦敦憑書案敦敦二字義同但取不動之貌且與下勤字義疏
可謂勤矣
此即後文所謂勤學
可謂有勞矣
此即後文所謂言多
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
此即後文所謂文奇
可謂成矣
此即後文所謂行修
三為博士
方從舊史如此考異為作年○按史作三為為是未為御史之前先調四門博士江陵召還之後得官國子博士為職之方郎後又左遷國子博士此之謂三為要職止于暫為冗官則至于三為二句針鋒緊對又公送窮文云太學四年若以年數久近為辭不當減去四年之多反縮就三年之少也
冗不見治
見音現謂官冗不足彰治理之才
宗王
新史文粹建安本皆加此方從舊史作守正按守正語太寬作宗王按下大字宏字
尤親
不顯於衆
此四語一一應前
役役
諸本如此方引張署誌抑首促促及史申屠嘉傳促促廉謹為解改役役為促促愚按張署誌申屠傳所言與此文語意不協此役役承上乘馬從徒言之下句窺

陳編承上安坐而食言之公文針縷細密往往如此謝枋得評公師說篇謂是雙關文法余于送石洪序中亦嘗發明其義方說非是

本政此文初疑是公少作既讀外集上賈滑州書公年二十二其文辭高脫已能如是知必無此閼塞晦滯之音竊意此公門下士以所業進質于公涵入公稿李漢不加簡別遂并錄之今宜刪去爲是盖李漢手定公集惟卷十早次太原詩及卷十二此文可以的然决其非公作也○譬將適千

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此文二百六十三言止此二此數語可取

守戒()柴樓說文徐鍇曰師行野次豎散材爲區落名曰柴籬方云樓籬也欄也字當從木局

鐍扃閉也鐍箱篋前著鎖處按屈強謂不遵朝命淄青淮蔡諸鎭皆註云鐍紐也屈强之逆藩當時如成德王士者如與柳鄂州書所云于屈强之間謂鄰賊諸州現爲也不知爲備謂諸刺史苟安目前不逆慮後患而爲之備謂預備淮蔡之反也韓謂蔡爲近地而成德淄青遠結

爲援以此爲介于屈强蔡亦屈强之藩何復責之以備他寇其不達事理亦甚矣後文彼之屈强者與我壞地相錯我壞地正謂洛汝襄荆等之現爲王土者也

噫歎辭發本作意非是材力有不足下力

舊有爲字今從朱子說删去

莫大于不足爲不足爲者忽之之辭禍莫大于所忽此句語意特警删去足字即拙而穉矣

蜀越雞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註越雞小雞也或云荆雞魯雞大雞今蜀雞也○詳公上下文義蜀雞當作越雞

得人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不效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公論實與同指蓋遣將發兵乃不得已之事平時禦敵之方全在選吏韓註謂及後裴度平蔡公言始驗裴度平蔡乃遣將發兵之事公所謂得人乃欲使隣賊諸州悉遣有勇畧者爲之刺史耳

朽者王承福傳朽方作圬云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題語本此不當用朽字考異云論語作

朽愚按爾雅釋宮揚子方言許愼說文皆作杇惟左傳作圬諸本亦皆從論語作朽今改正○有官

勳孫曰謂柱國護軍之類餘三十年自天寶末年丙申至貞元二年公入京之歲丙寅適三十年今云餘三十年則在公入京之後數年又與道路之廢疾餓者以上言其業朽自得

又曰以下是聽其言各致其能此節孟子通功易事之說所以出令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作所以生愚按上文雖從養生之具說入然云不可偏爲則所以重不在養生在乎各致其能接句祇應承上能字寬說義乃運融再黏生字卽滯況君字旣黏生字上說下而百官句又泛然遠說于側亦有所不稱竊意出令與承化二字相偶下文任有小大雙承出令化言之惟其所能特將上文能字一振若器皿焉又將承各致意繳醒語勢似寬實緊方本非是用心者使人此等皆從熟讀孟子得來無愧者

取焉此節言己不敢急事之意嘻此下發慨而往過之按此而字亦當作又我豈異

於人哉此又申言所以安心爲鏝之故所謂言可警余者也聖者不可能此節言其自爲

多爲人少

五箴○余生三十有八年時爲貞元二十一年是年順宗卽位公準例量移以夏末離陽山俟命于郴是箴在郴俟命時作

游箴○多能能叶音乃宜反

言箴○幕中之辯公佐徐幕舊史稱其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樊兼佐汴時言之非是中之評謂十九年爲御史時爲奸黨所側目公詩云好猜畏彈射又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曾則公之犯衆忌者多矣樊注偏指天旱人饑一狀義猶未備

悔箴悔方作行行按此箴專論悔之當否標題當作悔箴作行則與言分二欵首句言行並舉先已自乖其例今改從或本

好惡箴○不覯其道此箴雖好惡並舉然懲前此濫交而作所重在無善而好二語公嘗

自言所友皆好修之士惟知心難得又云愛才不擇行不擇行卽此箴所謂不觀其迹是也

後漢三賢贊○王充 首叙里居遷徙次述學問文章次叙畢生履歷以及其終 王符 叙符事止二節首言著論精當次言爲當世一名卿所重論則專舉述赦一篇見重名卿止借雁門守一人作襯語尤簡淨不支 仲長統 首節叙其敢言有識次叙出處卒章美其文章而傷其短促 文章 方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也愚謂據理當作文章傳作才章安知非刊本之訛竊謂正使原本實然當以公贊爲正范書不當反用范書爲駁

諱辯○賀父名晉肅 按杜甫有送李晉肅入蜀詩卽賀父也 曾參之父名皙 按曾子父名點皙其字耳近人譏呂后名雉雉上聲治天下之治平聲二字不同音余謂古時四聲並用不足爲譏以曾子父字爲名此則不無小失 漢之時有杜度 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爲齊相見衛恒四體書○按董彥遠以度爲魏人杜操之字避武帝諱稱杜度方崧卿謂張仲景方有此人諸本悉載二

家之註獨遺孫註今從建本增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騏之期杜度子孫將并諱其姓及後宦官宮妾之戒觸犯皆昔人所謂游兵點綴處也騏期杜度二人喻尤足令爭名者塞口

爲不可耶理透則更無須自下斷語故此二語尤妙于與彼熟商使之自悟

不務行曾參周孔之行此語深透骨理

比干宦官宮妾

至此乃刀斧齊下爭名者無自立處矣

訟風伯

此篇爲京兆尹李實作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奏對每日今年雖旱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又嘗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文云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謂此也當在貞元十九年公爲博士時作是冬遷御史卽以論旱饑出貶○按劍本緐本皆不言是文所由作右註余特意擬如此近得五百家本樊澤之註已及之則鄙言亦不爲無據

伯夷頌

伯夷歸西伯因善養老歸之非志欲伐商王安石伯夷論獨謂伯夷或死北海或死道路或雖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使不死而及武王之世其烈豈下太公哉論古而徒騁無稽之臆說則雖經典中有

據之文何一不堪駁斥他日又疑揚雄無投附事蘇軾譏之以爲吾更疑漢朝未必有揚雄一人據其所論但夷先文王死吾更疑孟子歸西伯之言亦妄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嗚呼四海所以不理海理二字爲韻下句臣字仍與上退字相叶說詳送窮文註

釋言○相國鄭公陳日公舉進士鄭餘慶頗爲延譽及公登第鄭入翰林遂與公不相聞○按相國謂鄭絪明叔洪譜陳以餘慶當之餘慶知公于未第之先不應至是始云見子某詩陳說牽合非實又于絪爲餘慶從父見新史絪傳賜之坐詳叙瑣節伏下禮之過於後之數日諸本作月建本云一作日陳日南宋本作日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眾月推之則此當作數日明矣○相今按秋懷詩之作距進見相國未久當從一本作日

先相死之後爵位相先患難相死語見禮記儒行篇抵巇孫日鬼谷子有抵巇篇○按巇

可抵乎亦見揚子法言

李公裴公 舊註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

曾參殺人 韓曰市有虎國策龐葱謂魏王語曾參殺人史甘茂謂秦王語

則有以容而思 有以二字當乙刻本並誤

愛直○南陽公 孫曰建封南陽郡公

凡在此而趨公之庭 趨上而字從朱干嶠入與下言而誤而一例

張中丞傳後序○詳密 歐陽公曰巡事史傳最畧翰所書詠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

二父志 父徽本作公誤

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樊曰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時賊所入自遠分又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就戮而遠與麾下無恙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議者以遠本守睢陽是爲主將凡居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死者與賊以其先巡死死者謂巡當畔可乎議乃罷

所愛之肉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

亦能數日 數猶計也

上聲讀嶶本亦作不則數字當讀去聲非是

城壞而其徒俱死 方本如此考異無而字按城壞者其徒未必能俱死其徒俱死是又進一步語正與下文獨字相激射無者非是

獨蒙媿恥

求活 朱子疑上文而字當著此句之上愚按而字連上城壞為句至于關健轉換自在此句一獨字不必定假而字作力城壞當死其徒俱死更當死城壞而其徒俱死主將獨蒙恥求活則雖至愚不為矣

自遠所分始 此卽去疾所謂賊所入自遠分也巡死時去疾尚幼事未詳此等皆小人好議論之談去疾遂從而附和之也

蔽遮江淮 睢陽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無睢陽是無江淮也韓子蔽遮江淮之論可謂深知巡遠之用心者矣

自比於逆亂 比去聲猶黨也

兩州間 兩州原作兩府陳以雙廟在宋州為汴府支郡下文泗州又屬徐州支郡議或本兩州為非是余謂府指幕府州指所治郡界曰兩州間則凡經歷所及二府支郡皆在其中矣若與上句皆作府字但變二作兩何以示別今從建本作州

不肯出師救 樊引舊史賀蘭進明不敢分兵以救睢陽懼為都知兵馬使許叔冀

所襲此曲說也進明坐擁強兵忍使鄰境陷爲賊土此助冦爲亂之夫法所宜誅史乃曲爲諱護如此蓋由房珣爲相一時輕鄙庸碌小人多怨之者而賀蘭進明尤忌之怨珣者無所于歸則爭附進明以助張其羽翼固小人之恒態也至于睢陽之陷進明自知不爲清議所容于是一時之不悅于珣而依比進明者遂造爲此說以解之史稱初珣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許遂不受其節制以此言之正使進明實畏叔冀亦由叔冀爲珣所任故忌之尤深耳吾讀杜甫韓愈二家之書于珣每所推重而唐史常貶抑之睢陽之陷尚論者無不切齒進明而唐史反曲護之皆一時輕鄙庸碌小人不悅于珣而依比進明者之所爲也顧作史者不加削正甚至逆取不必然之事以曲庇小人吾疑巡遠既亡之後議者罪其食人愚其死守韓子所謂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者皆進明之黨爲之也尚論者何竟爲其所愚也哉

欲將以有爲也　欲將朱子疑衍一字愚謂將以二字從原道篇誤入併當刪去止存欲字

讀不過三遍　李文貞公疑此言不實愚謂宋夏竦見一行童誦法華經十年不熟竦取誦七日不

遺一字以三千六百餘日所不能熟者速以七日熟之則一日足抵他人五百日之功又何怪延以一遍抵中人之三四十遍乎文貞之疑似未免所見之未廣

城中居人 人字絕句人讀作民

河中府連理木頌 韓註渾瑊以興元元年尹蒲此頌貞元六年作○按公元年二十三歲吳本云時年二十四非是

○野夫來告 詳此及後文顧託頌辭二句意公是年往河中謁渾尹親覩此事而作

蕩戮凶回 謂平朱泚之亂德之交暢者一

人則寧嘉 交暢者二人讀作民寧徽

咸本作

入踐台司 瑊以功加侍中司空故曰台司

庶尹克司 交暢首三

來師熊羆 謂為河中節度

四方作儀 交暢首四

異體同心 閔仁鰥寡則羣吏從事同心交暢者五也

吾徯之蘇產茲土 按之字誤當從朱子改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胥浮畫湛舟不潛通 舟不方從石本作舟用朱子定從他本作舟不鄙意欲更改畫湛二字於胥浮之上按下不字尤順因誤倒此二字故方改舟不為舟用

耳十有八載德宗以大歷十四年己未嗣位至貞元十二年丙子李迺爲亂十八年矣五穀穰熟以上叙公政化此下方及水門人力有餘自此至篇終語皆協韻

燕喜亭記○止高而望止高之止建本吳本俱作上余謂不如劍本作止爲老必欲作上則又不如改上上爲升忘歸首節先言得地立屋次及建亭谷言德瀑言容佳在剖析有義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朱子云頌字疑衍文愚謂名之是公爲之名頌字似不可少凡天作而藏之方從石本如此考異藏上有地字愚按滅去地字則作者天藏者亦天遺其人者亦天語尤簡淨不支○次述州民之論次其道途所經此下暢發已意淅湍方云鄧州有淅川縣以淅水得名朱子云云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繇郴踰嶺樊日郴隷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隷也○愚按嶺謂五嶺連州在嶺之南必踰嶺始至郴在嶺北踰嶺所必繇故日繇郴踰嶺若竟指連州言之則已至嶺南更何踰之可言樊解嶺字尚混又郴隷潭州係湖南道樊云江南西

道亦謬

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按節度使之名高宗永徽中由都督帶使持節而起然未為官制定名自睿宗景雲以後始特置節度使然止加諸邊將之屯防者安史亂後節度使始相望于內地其置掌書記一人則孫云始中宗景龍元年

○凡文辭之事

上文軍吏邦國天子及賓客四鄰等提綱挨句朝覲指天子聘問指四鄰慰薦指賓客祭祀祈祝指邦國政指部吏號令升黜指軍士分條各目與提綱處一一相應凡文辭之事一句總承

掌書記者三人

按二十四卷裴復誌言南陽公開府徐州召主書記則始為建封書記者實裴復此記獨不與蓋初時召主書記既至又改他職耳

畫記

歐陽公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東坡云此文僅如甲乙帳了無可取余謂坡題韓幹十四匹馬詩純學公此記至自謂作詩如見畫此文摹繪處豈減横蹄宛頭任前舉後却避長嘶及欲流赴吻等句顧獨斤爲了無可取耶余評此記描摹生動而腕力勁遒不失簡嚴之度使東坡為之正使波瀾富有而調詞謏語必不

能畫削則此筆固韓所獨擅也蘇斥歐語爲妄庸人僞託吾謂蘇說乃妄庸人僞託耳○能知李楚金墓誌高于李翺皇祖實錄然後知此文非蘇氏所能及也

○**寒附火者**補註載筆墨閒錄特愛附火語工余謂前次騎執大旗騎擁田犬倚馬臂隼坐而指使甲冑坐睡坐而脫足及後文婦人以孺子載等句無一不工一奚獨附火一語

馬大者九匹[小大十有三]此句無謂妄意欲將後文馬大小八十有三七字綴此接下于馬之中又有行者云云於勢較順

又有上者下者考異因杭蜀閣三本皆無理定從或本如此但其下文又有陟者降者一語則此句爲前後復出又下云馬之事二十有七自行者牽者至載狐兔者正合此數增此則成二十九矣今當斷以上者下者四字爲衍文而刪去之

牽者建本此下有奔者二字按後有驟者走者二事增此則複疊太甚諸本刪去爲淨

翹者顧者翹謂昂首前視顧謂迴首還視舊註訓翹爲舉足篇中或立或行或陟或降何者不是舉足

人立者自翹者顧者至怒相踶齧者於馬之性情色態描摹至到微悉如生而人立者三字于諸句中尤特橫逸無者

大非為馬大小八十有三刪去此八字止將馬大小八明十有三字移置前文為順

年出京師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來京城後四年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則公歸河陽正當貞元十年甲戌今云明年出京則似十一年乙亥與祭文不合考洪譜甲戌乙亥公嘗再至河湯畫記則乙亥再至日作耳時公年二十有八其文筆高潔無疵已能如是

藍田縣丞廳壁記此文概近丞之失職非國家設官初意所謂考論治術非苟作者不得以為應酬小品目之

○種學績文日種日績以耕織為比讀書以為學故日種纘言以為文故日績若云績學種文則不可也

再屈千人按試宏辭者雖少以進進士試禮部者歲三千人今統進士宏辭二科言之即云再屈千人似亦無害否則當從樊氏所引或說定之作再出于人聯句詩云闘場再鳴先與此文再出于人同義陳日出于人三字亦見柳子厚墓誌尤可證樊說之有據若作再屈其人其語差凡

新修滕王閣記舊誌滕王高祖子名元嬰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

○三王原註

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

袁於南昌爲屬邑

邑字誤初欲改邑爲州然州字上文已見[illegible]若刪去爲淨送何堅序云湖南得道爲屬著一屬字其意已了不必別添州字也

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

方本無此十二字朱子云叙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飧然後請觀乃從之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

償所願焉

按償字與前莫之遂三字相應故勝適字

至州之七月

公以二月八日到袁仲舒觀察之命舊史雖云六月其赴任當在八月故曰至州七月後文九月燕閣又云適及期月

又無因而至

稱一頌德美下屬之體宜然文却一總納入未得造觀中去首尾一線絕不見頭緒之紛

棟楹梁桷板檻

梁以承桷楹以承梁棟則屋之極也屋極亦可言梁其餘承桷之梁却不可言棟論語註梲梁上短柱可知梲又駕乎梁上棟則更無有駕其上者故云屋脊日棟負棟者日梁楹謂欄楯

尚能爲公賦之

閣中景物三王所述備矣然記名勝之地不一

語道及眼前景物究屬鉄事故結處特用能
爲公賦一語檃之不事鋪排彌覺包含無盡

科斗書後記○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嘗爲田神功作平淮碑又爲崔圓廟碑並載文粹同姓叔父朱子曰禮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公于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稱三服三服字未詳當考三家傳子弟往來恐當作三家子弟傳往來傳字著弟字下

鄆州谿堂詩集註退之文有石刻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郎子厚銘縣北劉郎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邙北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西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據此凡十四篇又按十三卷燕喜亭記二十四卷李元賓銘方氏亦據石本三十四卷李于誌李翺書見廣川書跋外集與大顛師書及題名七首皆刻石至汴州東西水門記田丞廳壁二記亦刻石傳本不能盡見故舊註不言要

之公文有石本者不止此十四篇

○三分其地

孫曰東平即平盧十二軍謂析李師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道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十四年二月也

天平軍

舊史穆紀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賜號天平軍、

召公入

長慶元年三月盧龍節度劉總上幽鎮地詔徙鎮天平而召鄆帥還將大用之

上之三年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即位之二年為長慶元年三年則長慶二年也

以供國家之職

以上敘總治鄆政績

于時

此下舉他方之亂者相形

沂密幽鎮魏徐

洪曰謂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洪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史憲誠自稱留後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

四鄰望之

方無四鄰望之一句朱子云無此則下文所謂侍以無恐者為誰侍之耶

且六十年

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已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古師道至元和十四年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師道以降凡五十五年

不扇而變印曰不扇而變韓宏治汴亦能之安以治之則董晉猶有未盡也愚謂據此則不變○實由安治畢竟安治之功尤大　**陳會**孫曰會登元和十五年進士第○按此記長慶二年作三年曾受桂管之辟為其觀察支使見羅池廟碑石刻　**牧正**上文但云有荒不條不言抗拒不臣舊作收正收字突出無根當作牧正為是　**以口覆城**此句未詳孫謂以利口傾覆之然與前後辭義不類　**柎之**承上孰餞無食四句　**磔之**承上孰為邦蟊四句　**其鼓騤騤**方謂此詩十一章蓋前六章章四句後五章章六句

貓相乳說方本題下無說字今按篇末實有說字輒從蜀本增入　○**北平王家**按馬少監墓誌公始冠拜北平王于馬前因得主其家此文初至北平家作集中錄公少作此為最先他若買滑州書二十二歲作連理木頌二十三歲作皆後于此　**其母一死焉**方本無母字按母字與上子字為對著此一字語更分曉且使下句死母二字有根今從或本　**感應召致**此感彼應此召彼致

進士策問十三首

第一首○漏言樊曰見文六年公羊傳所指各殊按書所言謂有大疑則然行止皆莫能自決故曰大疑若夫慎密之戒漏言之譏乃其決于已而必行者所指既殊則其義固並行不悖也

第三首○所以辨之之說此其辨魯論所謂不以人廢言者盡之

第四首○有學彼者乎原本彼上有於字今從建本

第七首○錙銖舊註八銖爲錙其說蓋本韻會說文則云錙六銖也按古時十黍爲絫十絫爲銖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是爲十二銖兩之爲兩半之爲錙六銖之說似比八銖之義爲長

第十首○而帛愈賤人愈困者朱子云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俱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愚按兩處關鍵轉扳俱在下句彼處在語首一獨字此處在句尾一者字不必定用而字轉扳也此其故又何也民困由穀帛賤穀帛賤由錢貴錢貴由于使民賣穀帛而以錢充賦後卷錢重物輕狀言救之之法首在物土貴使民即以穀帛充賦則

錢輕而穀帛益重矣

第十一首○無爲而理者何也得人而分任之斯無爲矣如堯之親九族至和萬邦乃所謂化也非爲也欽若昊天以下則皆諸臣分任之曾鞏洪範傳云化者所以覺之教者所以導之政者所以率之爲指導之率之之事化祇以身先之舜愼五典亦是化之叙百揆以下乃及導之率之事然皆未履帝位時所爲即位以後亦二十二官分任之矣

爭臣論此論洪譜以爲貞元八年作按城以貞元四年六月被徵十一年四月改官司業歐公上范司諫書云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據此則此論當作于貞元九年洪謂八年則論延齡事當云後三年與歐語不合恐由誤解篇中居位五年乃并初徵時計之故爲此說其實非是今據歐書定爲九年作○此等文竊謂孟輒以後無爾故石介與原道爲諸篇並舉至比諸孔子之易春秋○晉之鄙城北平人學成之後去隱中條山下中條屬河東安邑晉之鄙也薰其德

城隱條山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條公有條山蒼詩詠此事也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先是李泌觀察陝虢薦城於朝詔以著作佐郎召不至及泌爲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以布衣擢拜正四品官乃由德宗特簡故日天子以爲或連薦之天子爲句非是如在野善於形容不諫恒其德貞此句引據最切得其言言乎哉複出言字从考異本他本多脫招音翹舉也詁詳考異大臣宰相者之事此句指別分明官以諫爲名申明非陽子宜行之意此五字尤爲簡透惡聞其過此轉更刻不敢獨善其身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此與下文天授人以聖賢才能等句自孟子沒後不見有與于斯者我將以明道也後人具此志者鮮矣無怪乎幕中之辨臺中之訐人反以公爲報爲傾也能改之也公著論之意在此

改葬服議（一）改葬緦儀禮喪服緦文緦也春秋莊三年傳文江熙曰莊三年穀梁傳註弔服而加麻此與下一節皆孔叢子抗志篇語原文作弔而加麻繕寫者于弔下

誤衍一服字後文無服弔而加麻又改爲無弔服而加麻二衍一倒遂不可讀今據原文删去弔下服字即并篇末一語俱順無可疑矣

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傳文**不能葬**隱三年公羊傳文**必其時**穀梁傳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公語本此**未有著其人者**陳曰南史張種母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然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未嘗不除外此則未見其人**水齧其墓**樊曰呂氏春秋季歷葬渦山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由是出而爲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故有闕**隱元年左氏傳文**有進而無退**記檀弓篇文**不能自還**考異不上

有而字今從建本方本**或曰經稱**徽本經上無曰字非是**終三月**按子思推原禮意謂不忍無服送至親既葬則送至親之事已畢不宜無故日以凶服加體又按會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解之者曰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之也服之以義起者

雖齊斬之衰亦止既葬而除況于緦乎韓子必欲以三月爲限非特與子思語背亦恐未合禮意無弔

服而加麻 愚按若從前文弔服加麻爲句則首無字爲行文若用孔叢子原文則但乙此弔服二字

字卽通然此係繕錄之訛乙之爲是又先言子爲父母次問妻爲夫又次及於無服之問辭亦甚有次第

學生代齋郎議 首言事小必敬勤小必報不特有意徵覦齋郎其于國家命官授事亦能深透

其旨未緣前文敬字申說出一專字來見兼攝非宜以學生兼攝尤爲非宜議事文如此曲折周至無義不搜

眞所謂水銀傾地之作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辭 方本無此九字按諸本皆有方氏強

定此議爲十一年作特欲刪去此語以塗人耳目今從諸本仍存此九字

此其無他 此其字從朱子定爲衍文

禘祫議 舊註考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眞卿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尹韋武

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從王紹等議此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於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按舊註無工部郎中張薦等議八字吏部郎中作吏部侍郎京兆少尹作京兆少府今悉從禮樂志核正

○今月十六日勑旨孫曰時貞元十八年按此議第四條謂獻懿二主宜附興聖廟乃十九年王紹等議公已駁及之則洪譜列十九年其說更為可據也

建中迄今考新史禮樂志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始請爲獻懿二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之禮儀使顏眞卿引晉蔡謨議禘祫時以獻祖居東向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上從之由是議者紛然

獻懿孫曰唐之先涼武昭王暠之後暠後追諡興聖皇帝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追諡獻祖宣皇帝熙生天賜追諡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追諡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諡代祖元皇帝卽高祖之父也

永藏夾室此貞元十八年李嶸等議謂合于祭法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

毀之瘞之此議亦出

李嶸等見孫汝聽註然獨爲新志所不載

魏晉以降

考晉書禮志穆宗永和二年有司言周室太祖世遠故遷主有所歸今晉廟宣皇帝爲主而四世遠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乃遣使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云漢韋玄成以毀主宜瘞于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堦之閒此毀瘞之議所從來也然玄成之議不見於漢書故公直斥爲魏晉以降不經之說

竟不可施行

竟字疑衍

各遷陵所

此裴樞之議謂宜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祭之

不卽饗於下國

此言可謂能知鬼神情狀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事鬼神之道但以事生存之理通之卽情狀皆可覩也

附興聖廟不禘祫

此陳京仲子陵之議陸淳特以此議爲是十九年王紹等皆主此議遂定太祖正東向之位附獻懿二帝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享之所謂不禘祫者不禘祫於太祖之廟也

別立廟

此建中二年陳京初議貞元中柳冕等十二人亦同此議

春秋非之

不禘祫是薄於祖先別立廟則又厚非所厚事不師古卽隆殺皆失其宜是故六經者制事之權衡也

自紀一時之宜

自紀考異

作以紀愚謂殷周禮制皆以至遠之祖為太祖其子孫功德有遠過太祖者別立世室以享之祫祭則雖成湯文武亦止俯就昭穆之位此禮本屬百世不易之經固後世不知有世室之義輒以王業所始為太祖故漢祖高皇晉祖宣皇唐祖景皇至于太祖之父祖親盡當祧則毀瘞及立別廟諸議紛然而起公生唐季景皇太祖之稱自其始立廟時已定必不敢別有更張但屈太祖於昭穆之列實與殷周之禮不符又不可云本朝不宜遵古特為變其辭曰彼自紀一時之宜蓋措辭之法宜然若作以紀則似殷周制禮原不欲後世遵行恐非語意今從文粹及建本方本改正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按禘祫議始晉元帝永嘉穆帝永和至唐德宗建中貞元間議者多至數百人蓋晉初廟祭征西將軍及豫章穎川京兆三府君凡四世皆在宣皇帝之前唐初廟祭獻懿二祖亦在景皇帝之前故祧毀之際眾議紛然不與古合惟永嘉中太常恒驃騎將軍溫嶠永和中領司徒蔡謨太常劉遐及建中二年顏真卿之議與公合謨言文武不先不窋遐謂禹不先鯀公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皆透極本原之論真卿謂景皇百代不遷當禘祫時暫居昭穆為屈已以奉祖宗尤與

公所謂所屈至少所伸至多者相合須知周時祫祭文武何嘗不就昭穆之位而諸儒欲尊太祖乃徙爲是紛紛乎

事異殷周

朱子謂公意當以獻祖爲百世不遷始祖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于禮極得然非韓公本旨篇中凡再提景皇太祖之語則是景皇之爲百世不遷始祖已無庸異議但獻懿二主雖世遠當祧禘祫仍須合祭合祭時雖太祖之尊亦當俯就昭穆之列此謂孫以祖屈也外集請遷玄宗廟議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則是景皇太祖之稱自開國時祖制已定公雖欲正獻祖東向之位止就禘祫言之未必敢更張祖制尊獻祖而反夷景皇於迭毀之廟也若景皇亦復不祧則又須立景皇之世室議中亦當言及矣且殷周止祭太祖而本朝禘祫須兼祭太祖之父祖故曰事異殷周如朱子說獻祖即爲殷之玄王周之后稷更何異乎

非所失禮也

所字從朱子說定爲衍文洲去

天子之職

竊謂公議亦但沿唐制曲爲酌劑如此若以制作爲天子之職必欲垂爲萬世之經則唐時廟制直當以興聖爲不祧始祖自歆以下主藏夾室禘祫時與親廟諸主皆升合食於祖獻祖當始開

國時雖爲親廟之主然第與周之太王同科太王當成王世何嘗非親廟之主然不聞于禘祫時遂踞東向之位則獻祖亦止應就昭穆之列豈得獨與景皇異位景皇肇基天命義同周之文王當與高祖太宗別立世室同享同時之祭至歆重耳自與聖下推等于周之不窋與鞠自獻祖上推等于周之亞圉組紺禘祫皆宜合祭公欲正獻祖東向之位乃獨使二祖爲長餒之鬼是但知追王不知上祀于敬其所尊之禮有闕卽非事死如生之義余故妄爲申說如此顧未知有合禮意與否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〇不由思慮由椒本作惟非是不貳之於言行

過雖心生亦有心所未及偶失之于言行者失于言行者其過淺根于心者其過深顏子之過無論于發于言彰于行生于心一過之後終身不再故曰不貳今但以不發于言不彰于行爲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則如薙草者但能折其牙萌不能除其根本此原憲所謂克伐怨欲之不行非可與不遠復者並論也韓于他論皆不詭于聖人獨此一節有意求深反致遺深而得淺

讀韓記疑卷五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書

小功不稅書

禮以率天下之中人若夫至性純篤有特出於常情之外者聖人要亦無禁焉慈母非生我之親禮經乃有如母之文殤子於禮當殺魯人欲勿殤汪錡孔子獨以爲可孔子之沒門人行三年之喪子貢廬墓六年時論亦未有非之者所謂禮以義起由中出生于心也古者大功廢業雖稅服亦然是故大功稅小功不稅爲中人立法止可如此至於兄弟之恩有更重於至親者如自幼受其撫養教訓原不禁人之追服若韓子所謂聞死悲哀無聞新故則其至性過人更無問死者之恩義於我何如也禮云叔嫂不通問故古無爲嫂制服之文然公於嫂鄭之喪至爲服期以報是公於義起之禮由中出非外至之故亦既知之悉矣

追服小功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於理無不可者顧是書之作似欲使人舉天下皆然則又非古人制禮之意矣今使以汪錡故盡删殤禮以孔子故概責天下門人為其師行三年之喪如此又可乎哉至于聖人制禮緣情著文必無有空著為文至使情反為其所拚者小功不稅謂其情止於是則可劉敞之論謂聖人制禮專以為文不苟言情是直異端化性起偽之說非吾儒禮以節性之本旨矣公言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又云聞其死則悲哀不牽於外不間于新故死而其論透極本原雖六經之言無以過敞之論於先王制作之原吾人惟情之理兩無發明豈可與韓子之言並論哉

○以情責情　方云鄭註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

出其月數　建本吳本皆如此他本月作日非是

何蕃書　諸本作太學生何蕃傳方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朱子云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辭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從乎愚按篇題書字蓋尚書虞書夏書史記禮書樂書之書非謂簡牘問答之書孫樵集中有書何易于書田將軍邊事二篇與公何蕃書一例但標題書字著之其人其事之上後人沿襲

志所自來反以此題爲怪其實古書舊例書字皆著語末明歸有光有崑山縣倭冦書即其例也又如柳集有序棊序飲二篇即古人彈琴序宴序之類今見柳集標題反疑古題非是可乎又書與傳體不同據事直書謂之書統紀畢生言行謂之傳此文入太學者廿年不歸者五歲及篇末述歐陽生語皆書事體非傳體朱子嫌與前後問答傳書相混亦宜從孫樵集例改爲書何蕃不宜直定爲傳傳須統紀一生豈以現在作文年月爲限斷乎且古無生而爲傳者朽者梓人乃皆游戲之作非史家正體若果應作傳編書者曷不與朽者並列乃列書類乎○又按此文敘至十四年陽城出道州止疑十五年冬爲徐帥朝正京師時作

○**學成行尊** 此節敘蕃學行爲世共推自同館諸生助教博士司業祭酒及京師諸生公卿大夫知蕃薦蕃者不可勝計可云淋漓盡致

和州 前云淮南人和即淮南屬州柳子陽城遺愛碣則云蕃盧江人盧江係盧州與此異

閉蕃 竭力抒寫諸生慕悅之誠

朱泚 泚亂在建中四年十月

正色 此一節尤蕃大節所關故須特敘

無使 方本無下有亦字上無所承於文爲贅今從建本刪去

張籍遺公書 唐人之文其高出宋人遠甚卽籍譖與前劉敞論小功書觀之相濶蓋非可以道里計○考公贈籍詩籍于貞元十三年十月至汴十四年冬舉汴府鄉貢十五年登進士第此書十四年作公答書云薄晚須到公府謂汴府也時公年三十一故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二語自云年未至而籍再與公書又云年已踰之○等面拒歡來 面拒歡來四字有誤建本等而作竿而尤謬

不朽之盛[衰][業] 衰係業字之譌當改正

答張籍○吾與人 方本與人下有復出人字按篇首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及與孟東野書其於人人歐陽哀辭名聲流於人人一人諸處復出人字俱不可省省之則不復成語矣此處一人字已足不假復出爲奇有者非是

籍遺公第二書○[年]未至 前公答書云懼吾力之未至也則所謂未至者指學力言之此句中年字當屬衍文

顏子不著書 逐處周匝宋人所謂水銀傾地之筆

重答籍○下乃公卿
朱子云此蓋後辭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
其傳不遠
此二語最爲深透非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者不能道此後人輕易立言彼原自視其言等諸烟消草腐之具耳
五六十
校公獻李巽舊文一卷自云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蓋指原道以下諸篇與南行詩並獻南行詩十九年貶陽山令時所作則舊文乃十八年爲博士日作可知蓋參謀戎府究爲要劇之任博士冗官優閑無事意必理籍前語乃著是書然則公之著書仍求嘗俟五六十爲之也
無以爲道
所謂不直則道不見此等語非特孟子雖孔子亦然如以每事問爲是禮事者蘊禮爲非論皆好己之道勝也

與孟東野○別久
孟于十四年秋去汴此書十六年三月作已逾歲半故云別久
一年
公於去歲二月暮到徐此承被留職事言之甫歷三時故日行一年矣
後月
補註謂十六年四月○據此則公遺嫁兄女後旋卽去徐歸洛
春且盡時氣向熱
盡時方作時盡向作日今按方本無文理蓋其意信本而不信理好奇而不喜常故其所取每得乖戾暗澀之語雖此等無利害極分明處亦不能

免是可歎也○右考異原文五十二字嶽本吳本皆失載而後文每云餘見與孟東野書恐讀者茫然不識後文之何謂故特採南劍本備錄之

答竇秀才 貞元二十年陽山作竇下或有存亮字此書首節言己所辛苦僅有者如是次謝竇之遠涉末言不敢有愛特恐無益于竇通體以愈與足下分節

上李尚書○月日 按史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今是書云不雨百有餘日是十九年四月所上 將仕郎 按百官志將仕郎從九品下 前守四門博士 洪云府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愚按公由博士遷御史新舊史傳及公行狀碑誌中間並無罷免一節三十七卷論權停選舉狀是年七月所上猶云月受俸錢是書四月中作尤不應先巳罷免竊謂前字蓋屬衍文刪此一字即行狀碑誌新舊史傳舉無可疑詥者因此一字妄生異論至有屈身伸道之疑皆隸秋眯自之見也或云公爲博士有請告歸洛一節書稱前官或在此時然請告在十八年秋不應十九年夏尚未補官[illegible]鄙意決以前字爲衍

載選除月日憲紀則云元和元年十一月庚戌鄭餘二慶罷不應未罷之前先已爲賓客祭酒新史蓋誤

年判公以四年六月十日改都官郎五年即拜河南令云判祠部二年者公拜河南令在秋冬初逾一年外尚不令他郎更判故云二年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爲縣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按張圓墓碣作於是年二月石洪序作於是年七月洪譜皆以受爲在河南作據韓說足知譜誤餘詳附錄本傳註中

私恩私字從朱子說定爲衍文滅去

書

上宰相韓曰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愚按趙憬者本陸贄所引同對其後嫉贄之權陰附裴延齡傾贄由是德宗益信延齡而不直贄贄卒貶死忠州憬與有力焉其居心陰猾如是豈知有長育人材之道者哉賈耽先爲滑州刺史公貞元五年獻策闕下道經於鄭會於逆旅寓書盧邁建中初爲

河南主簿去河南爲右補闕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見
公河南府同官記三宰相中惟賈耽與公有舊諸書疑見上賈耽

○光範門嚴有翼曰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適中書省○按唐制三省長官先是議事于中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政事堂既徙中書故上書者必由光範門進

恤恤孫曰憂貌見昭十二年左氏傳文

推己所餘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能道近人讀公上宰相書專事罵詈試問君等胸中曾具此識見作此志願否

讓其自舉讓責也

非常之道公雖上書求仕然其所期者乃在乎非常之禮則其不肯詘道伸身可決也故雖時有仰首鳴號之作然終身不入權倖之黨而且能與之爲異蓋其所自立者卓矣

化俗安邊此公推有餘濟不足之實具化俗於其令陽山刺潮州之日見之安邊於其說韓宏使鎮州之日見之

後十九日復上張子韶曰退之一生木强而爲饑寒所廹求官宰相至於大聲疾呼畧不知耻
何哉余謂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贄孟子比諸
農夫不舍耒耜如孔子之奔走宋衛陳蔡之郊亦不過

爲求官計耳況爲饑寒所迫則雖周之可受況以義受祿于君若以不求君而求相爲恥則孔子爲季氏史高昭子家臣皆可議矣宋儒專學小丈夫悻悻者所爲非愈疏則不可譏豈孔子不仕無義之訓乎諸家論宰相書惟謝枋得不畧得其意餘皆扣槃捫籥之論公嘗自言仁人在上位不往告告之而遂行是爲果于自棄此等語豈小丈夫所能道哉

○其勢誠急勢急故呼之切情可悲故救之切布衣上宰相書貞元十一年作此句似指四元年李泌薦陽城事自舉判官公雖負化俗之方安邊之畫然至窮而求官雖幕僚亦肯爲之此等有何可恥

後廿九日復上

○吐哺捉髮二句立案當是時此句重筆作振天下此就當日治功言之而周公又就周公本身境地言之然而周公重筆作轉設使又進一層近耳前言周公爲輔相如是今閣下亦爲輔相其地位勢分豈遂遠于周公故曰近言亦可以相垂休後世也或以三相在位較之周公輔相七年爲近按上文並不言輔相求久此句忽然較其久近似屬無端

之說此下方有闕下其亦察之六字按後垂察焉一語則先著此六字爲贅今從建本刪去山林舍此他無可之則但有山林而已憂天下之心此數語所占地位甚高非學聖者不能道

答侯繼○六經六方作五今從建本意義所歸公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又云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公所志者大不屑屑於名物象數之間所謂惟在其意義所歸也名數禮樂雖列六經之內然其名數最繁于此未通則公所斥爲非磊落人者反得傲公以所不知故于退歸之後將試學焉學及此等碁已在業成行修之後後人歸于六經意義茫未有得輒先學此以自詩其博洽則又犯公椅摭糞壤之譏矣

答崔立之書意謂隨衆就試乃我未能免俗之處要之所獻非玉若論我待獻之玉雖無工人之剖之自足表見于世必無有勍者能尅我此見公自信之果歐陽公謂余之仕于進不爲喜于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亦即是書之意○再三謂登第後三試宏辭被黜望於他人先謝

來書勤懇不相曉此下乃入己意不以丈夫期我通篇從此語發概非有利
乎己此是主義古之能自立者當志學時所見無不如是不惟爲人蓋爲憂衣食亂心之故此
意却反是賓義賦詩策來書之所謂王無學而能公直視同燕石耳求舉來書所謂
獻王有成謂登貞元入年進士黜於中書公貞元九年十年再試宏辭惟九年爲考官崔虞部
所舉又爲中書覆落復求舉此謂十一年又試宏辭無幸來書所謂兩刖足得之者
來書所辱謂亦必謂勃者遭別自負彼實別有所懷之玉養孤窮此句輕同吾所
樂此句重工人來書蓋教公干謁公卿求顯者爲之延譽耳兩刖足韓曰楚卞和獻玉經
厲王武王兩刖其足至共王卽位和抱其璞哭于郊王使王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獻玉懷王平王
皆以爲欺凡再刖其足至平王子立爲荊王始剖之得玉○按韓說本劉向新序考之史武王之兄曰蚡冒並
無厲王蚡冒之後歷武文堵敖成穆莊六王凡百五十年始至共王恐和不能待懷王之子頃襄王非平王平

王在春秋世先于懷王二百年兩說世系皆舛今考章懷太子春引韓子註後漢陳元孔融傳並云武王文王成王應劭註前漢鄒陽傳亦同乃知新序王厲王共王字誤琴操更爲謬論

足未嘗刖 此等語非公不能言亦不能自信如是

未及乎古 須求化俗之方

被甲執兵 須求安邊之策○易曰修辭立其誠公答學者書云文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讀此二句知公上宰相書所謂化俗安邊者實嘗潛究其得失始歎公所爲文一皆立誠有實之言修辭之士徒取句讀不類乎今安能知公言一一可覆驗乎

潛究其得失 此則所謂僕之王

卿大夫 可以施化俗之方

一障 可以展安邊之

畫○此二句言出而獻之如是

發潛德 此數句言韜而藏之如是

勍者果誰 日空一世

答李翊○生之書 書字絕句或連書辭爲句非是

古之立言者 一有斬勝于人

斬取于人之志卽與古之立言者異趨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先須絕去此二念

適成勢利 斬勝于人

則必望其速成斬取于人則必誘于勢利

務去之 觀此知公所謂陳言乃僞而不正雖正而不至焉者

後人不解輒以道學語為陳言則是務去其正且至者其于黑白亂矣雖然道學中亦有陳言要貴得之于獨見耳否則直寫六經終不免剽掠潛竊之譏人之說此句專承譽之則以為憂說下高下皆宜此句惟孟韓二子能然由其理足而氣盛也他家終未免修飾于句字之間君子不然用舍皆有所自為非他人得預下文所謂施諸人垂諸文者是也○拔此即答尉遲生書所云非仕之謂必遺乎今盍自孔子時狂者志慕古人獧者以行違流俗即遭鄉愿之譏宋儒曾鞏氏復為反獧辭以決之曰合乎世必遺乎古同乎俗必離乎道且曰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知始能及之乎公所以歎志古者希也論者但謂此書見公為文養氣之功不知此書首戒以取勝于人終進之以遺今志古千古聖學之傳實在于是不特為立言一事而發否則所謂施諸人傳諸徒垂諸文者試問所操何具耶不志乎利學道學文先須絕去志利之念此真孔孟嫡傳

重答翊篇中所云求知于我使人不可及即前書取勝于人之謂求益于我思廣聖人之道則前書志

古之謂也此等語必非柳宗元輩所能道蓋一則志在工文一則志在諫道故趙德序公文直推爲聖人之徒劉夢得序宗元集雖極意推崇卒未敢以此相目讀公文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代張籍與李浙東

舊註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陳曰李遜以爲元和五年自常州遷浙東見舊史憲宗紀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有已自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新舊史本傳謂由衢州遷並誤

○**李翱**

孫曰翱爲浙東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拔公時爲職方員外郎

七州

補註謂越睦衢台處溫明七州沈曰睦州今嚴州宋咸淳初陞爲建德府尚隸浙西唐浙西觀察使領蘇常湖杭睦五州則睦州從不隸浙東睦當作婺無疑補註誤也

古詩

白居易贈籍詩云尤工樂府辭又姚合贈詩云古風無敵手

庶幾復見

幾下方有其字今從建本

答李師錫秀才

孫曰師錫蘇州吳人字圖南按觀卒貞元十年公與交在八年同舉進士之日故公詩云吾年二十五乃與夫子覯書稱十年前示詩則此書十八年初爲四門博士時作

○**在外**

謂佐州好其道若但取句讀不類乎今則與
徐二府世之雕琢爲工者亦何以異

答陳生舊註生下或有商字○事親以誠當時韓門弟子未必皆志在求道公先教以絕
去科名之念似非人子顯親本意故又特添事親以誠
一義要之顯親之道即備于是必欲待于外以爲榮以正
恐外內兩失之耳惟義之問同時先進之接後輩孰能亢此古義讀公文便覺古氣磅礴如在喉
問

答李翊答舊作與按此實係答書今從建本又按此書貞元十五年在徐州作次年翊娶公兄女亦來
徐州詳書意似翊來書責公當入京師爲行道計不當
依棲藩幕爲口體衣食之謀故公書前言京師不可入
後言不能使我潔清不汚○此書前半篇分三節先言
入京無以養家次言入京無以自贍末言入京且無徒
友後半篇言托身藩幕爲不得已亦分三節首以力
不足勢不便二語提綱次言不留徐爲病而求息是固不
能飛之意末言去此有餓死之患則雖能飛亦須少待
皆闇歷真至語讀之使人愴然○孟子曰周之亦可受

也免死而已矣公之依徐蓋特爲免死計耳〇攻剽謂宣武軍亂時所合所異本作以今從建本

依歸外有所從不死內有所資

上張僕射陳引杜甫在嚴武幕中曉入昏歸之句謂季秋晷短事繁故定爲出入之限如此公雖論此亦未見從蓋舊制難改也吾謂公從董晉入汴在貞元十二年七月其去汴在十五年二月三歷季秋從無一言及此但云竟歲年以康娛豈汴府獨不遑此定制乎恐杜甫所云亦屬偶然如此非必定限至明年二月之終也若必至二月之終則杜甫在蜀所賦春遊詩多矣豈皆三月所作乎陳說附會非是

〇好義

議論偉然自孟子後未有能道及此者

惟執事前文措語太峻此二語教轉使建封有地自容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樊曰直均登貞元十九年第〇詳意是年胡倘未第而公自言月有所入則似十八年爲博士時作

〇不利其求朱子曰其當作於愚按不利其求謂不以彼所求者爲利是自負語非自謙語下文本非爲是正謂不能無利其求耳此與後篇答陳商書異義不宜作於

與崔羣 劉夢得譏公輕薄嘗語李程某與崔大羣同年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字豈非聰慧過人吾謂此直釋言篇所述讒者之說公不病狂何至一妄言罵詈如此況此書仰服崔君至推爲千百人中之一夢得鑒空作此誣妄足以決其眞小人也

○此等 此等當敢作等於義乃徹 庸

十七年 公自貞元二年入京至授四門博士時正十七年故洪譜以是書十八年作

崔君一人 公交往百千至于心所仰服獨推崔君所謂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也

乖於人 送窮文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與此同義蓋公所見如是

與陳給事 按京以貞元十九年遷給事故洪譜以是書十九年作考公始除博士在十八年春是秋謁告歸洛卽所謂如東京取妻子也

○加其新 朱子云加當作嘉與下文閔字爲對

乃楷字

注字 楷字從手不從木嶽本作楷又脫注字二字建本楷下無字字皆非是今從吳本

答馮宿

○磨切之〔道〕【言】 上句已有道字此句複出爲疏按上文云僕安得聞此言下又

云有耳不自聞其過此道字恐由傳寫致誤當改作言

在京謂自江陵召還權相知國子博士時

讐行狀所謂構公語以飛之

獲罪於人朱子曰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愚按改上人字為天其語近腐只作人字自通

與之坐公送孟琯序云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剝豕行又有客至不納之語公自未赴東都以前自守之嚴蓋如此

至此謂赴東都為分司博士被讒之後始復懲改前習

告我以過過上方有吾字今從建本滅去

與衛中行○能爾也此下方有重出不敢當六字按既云未敢自謂能爾則不敢當之意已明重出六字為贅刪此則與下文又焉能之句轉應尤親今從建本

為此汲汲來書謂公以救世為事云云其語皆是惟汲汲富貴一語未知公心故須著此分疏

存乎天孟子所云禍福自已求特要其終而言之如國之有與亡身之得免刑戮與否皆是韓子所云存乎天乃指一時之禍福所謂天作孽者是也補註據孟駁韓謂禍福皆存乎己則文王羑里之囚周公居東之避孔子陳蔡之圍皆自有以取之耶孟

子引太甲篇語不特伊尹不知天孟子之論亦前後自爲矛盾矣易行此見公自得之學即孟子修身立命之顯發其正之意不接吾心取來書對看乃知公言當理而有味因與人絕因叙本作則非是復脫禍亂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軍亂公歷佐汴徐二府其亂皆在行後遲遲時公去徐居洛來者望其來洛相親

上張僕射第二書中五藏繫絡一節申說馬之後衰早衰辭足感心指陳患害尤切所謂即以擊毬間事明之眞得忠告善道之方再以汴泗交流詩合看公之忠於所事也如是

與馮宿論文樊曰此書云李翺張籍皆從僕學文蓋在汴府所作○詳書中棄俗尚云云籍時尚未登第是爲貞元十四年作○勝周易老子不足勝易係四聖人定著之經又不宜勝勝之卽有乖于道矣然則譚芭二人皆未爲知雄者也庶幾乎至翺于十二年從公於汴未久而去故曰未能卒其業十三年冬張籍至公留館年餘故曰庶幾乎至

與祠部陸員外
薦士十人據補註是科獲第者四侯雲
長沈杞尉遲汾李翊是也其餘五人不
出五年皆第惟韋羣玉獨遺又修以貞元十八年二月
十八日出刺歙州四月卒是書二月初修始受命副權
德輿典
舉時作
〇韋羣玉
據舊註云摭言所載公所薦士有韋
紓無韋羣玉疑羣玉即紓然考世系
表韋分九房羣玉之名皆不載若以為紓則夏卿為龍
門公房諸子無名紓者遺逸公房貫之諸兄弟雖以系
字偏旁為名然亦無紓名紓為鄭公房丹之同姓兄弟
其諸父又無為京兆者舊註謂夏卿十七年為京兆孫
汝聽註竇年誌謂十六年為京兆薦竇羣為左拾遺新
史夏卿傳不言某年為京兆以前後事推之似在元和
初公又不宜預言之新史表傳與摭言及
舊註各乖異書之俟熟于唐故者考焉
八人
樊曰歐
陽詹傳
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
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
遊讌
娛樂
陳曰此謂王仲舒裴茝等王裴皆朝賢有淸望以
頻聚燕飲為讒人所中所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謫之
先蓋所
見卓矣

與邢尚書

按史貞元三年李晟入朝邢君牙代爲鳳翔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劭耕講戰爲備戎不得便書中戎字之狄棄甲等云蓋實事也○或云史文劭耕之劭疑勸字之誤然歐公崇文總目敘釋於農家一類亦有劭農勉人之語則劭耕劭農蓋唐宋間恒人語

○厚薄等級

按君牙傳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踞上坐會君牙摘簿書責吏盜沒宴錢五萬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以今乃與沒吏論錢君牙憝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爲謝其屈已好士類如此書中所云蓋因其好士而進之以待士之方也

安危在邊

公嘗自許負安邊之畫謂能潛究其得失讀此可想其潛究得失之實公言蓋非虛語

爲人求薦

此篇自然執事以下五十二字覆出當刪必欲存此竊謂并刪亦不自量已五字改云然某賓無材執事其如某何哉然後接昔人有驚馬云云見已不敢妄冀與逸羣之目但使一顧爲榮市者自能增價如此方與前文畧分差必不至全然犯複

應科目時與人○大江之濱濱濱二字爲下尺寸不及水伏脈上下于天其具如此關隔時公巳登第而未即得仕冀由宏辭科進故其語云爾盩十八九其遇如此運轉與前濱濱二字相應非我志其自負又如此不可知此言巳往之困當其前此段入題却純繞此喻意說下鳴號鳴號者使之聞之與乞憐不同○此文前半分四節謂力能變化昇天而不能自致乎水又不肯乞憐于人所以既往之困如此佳在筆筆用逆使人莫測其蹤跡之所之後半純繞喻意說下局陣彌覺迷離

答劉正夫樊曰書云尊賢給事謂劉伯芻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二十一咏即其人○按伯芻與王仲舒等貞元十九年同爲王崖所排見順宗實錄○誘之所歸士大夫莫不接引後輩而名與誘獨歸公者彼以其僞公以其誠也彼以爲舉世皆然我獨拒而不接則必至召怒而取怨故來者則接之不過如公劉咏行所謂與爲波瀾而巳公則不然必首以古誼相勗即文辭之來亦必明示以從違取舍之

方几其載于集者如答尉遲生李翺陳生陳商及此書皆是也夫然而名歸之謗亦歸之矣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末俗專用虛文相籠絡一有將之以懇切之意者即訾詈紛集衆共攻之夫是以浮僞者自進篤誠者自詒嗚呼世競浮囂又豈獨接引後輩一事為然哉

觀其異者

或譏公既曰文惟其是又必取其異者未免前後牴牾余謂二義本屬一貫是之至者其言必無不異如孔子六經之文何一為循常之徒所能說若但為人云亦云之論又何以見其獨是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李翺亦云義深理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亦不能傳故異即求是之功公所以謙言未必皆是者蓋皆是則成六經之文矣雖未必皆是要不至見斥于古聖賢人惟其不肯與世浮沉故也以此推之則兩者相濟為功實不相悖此中得失之故公所自知者審恐非後學所宜妄論也

後進

公自謂

答殷侍御○愈於進士中於嶶本作以非是學士真儒指殷侑輩文有布設承上轉入序所註書節拍亦緊

務道之傳

但云矜其拘緩枉賜辱臨其意亦了著此四字語益

莊重有體足知文無一字苟下公**樂之**樂去聲讀**曉然**古不輕序人書如此杜牧為李賀詩序必欲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亦同此意宋人偶得一言合意不問全指若何早已信心發議唐賢蓋無此法讀文粹所載諸序即知

答陳商

集註商字述聖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大中間預修武宗實錄此文商未第前公為國子博士時作

○**好竽**嚴日事見韓非子

律呂律呂二字方作宮朱子曰琴瑟尚宮非謂琴瑟秪有宮聲但以絲聲太細恐為眾樂所揜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與眾樂相稱耳○按朱子之論知尚宮羽皆以樂器言之今琴家亦謂琴材自有五音

必爾為不此非教之從俗正以古文不諸于世必須絕去求得之心平其怨怒之氣然後許其相從問業耳與前答尉遲生書同義讀之勿誤會其意

與孟尚書

○**行官**杜甫集中有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詩其詩云更僕往方塘又云主守問家臣則行官者蓋僕隸之稱頭未知始於何時尚當別考

吉州時簡自太子賓客貶吉州司馬

求福

不回結上福田利益不爲威惕二語見昭二十年左氏傳文此句起下文與人禍祟非大惑歟方作亦且惑矣愚按古註亦者亦上文用之此句爲上無所承又于亦下著一且字語復含糊不如或本作非大惑歟爲更直捷明爽九法孫曰九疇之法挾書律孫曰漢惠帝四年事殘鈌孫曰文帝時求治尚書者閻伏生藏于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故學士謂故時學士曾見全經者其禍云云一句迴應前文不在禹下補註載張俞之論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子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尊議韓子此言爲過余謂禹之治水亦因天地自然之勢山不由禹始高川不由禹始大然而奠高山大川者獨推禹孔氏之道雖不由軻而尊然而楊墨之道不爍孔子之道不著故息邪放淫之功必推孟氏今謂毀譽由軻而定不足謂之孔子之道則謂山川由禹而奠不足謂之天地可乎讀書不遜心思義執敢妄肆議訐此最學人大病猶自訑爲聖人復起不易予言不亦愚而可惘也哉不及孟子刊本載鄭少徵之論謂孟韓之異有五語載五百家註中余謂韓不及孟百世下自

有公評然非少微輩所宜妄論讀墨一篇伊川程子謂其言不謹嚴則有之其命意未嘗不稱善也讀荀有霸易霸一語乃不知文者妄以己意添入非公本語孟子論古君子之仕苟可免死則就之公上宰相及于頔書不過為免死計況公未入汴幕以前無日不求人自活少微能盡譏之耶又諸書並無佞語漫斥為佞誣矣至于一視同仁即孟子所謂仁者無不愛其曰篤近舉遠則急親賢之謂也今乃各取其偏舉之一言相較謂是孟韓之異尤與聞鐘揣籥無殊讀書不深求其意義所歸徒執一二字句異同妄肆詆誣竊以為皆可憫也

從於邪仍迴應到篇首來示云云

答呂毉山人

書分三節就韓公一身而論方欲以師友之誼磨切後生本非欲以取士聲勢傾人就山人而論文學知識未能遠過流輩亦不得遠以信陵執轡之禮苛人然能責不足於我則其剛直不阿固可取大意如此

答渝州李使君

此書洪譜不載今考篇中有重敘河南事跡一語疑李亦嘗令河南被屈無以

自明故因公令河南敘其事以相告當是元和五六年
作○又韓註房式舊爲河南尹及卒諡曰傾韋乾度以
劉闢作難發兵翳牒首曰劉闢副日式大節已斷不宜
得諭使君欲辨河南事跡疑指此蓋繇公有言於朝也
然式由河南尹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卒不應合
其所卒之官仍以河南相目又式以忠州剌史遷雲南
安撫副使爲闕所阻其事在西蜀與河南無涉河南事
衙未授人口賞書云言之恐益累高明及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似屬李 ○所爲 謂李君令河南所爲即
君切身事韓註非是 指來書所敘事跡本末

言有可信之望 方作有言可信云信音申今從 朱子作言有可信信讀如字 勿遽 〔指

〔劉〕闢罷二字當從 朱子定爲衍文

答元侍御 ○詐爲暗 先是濟隱衛之青巖祿山奏請爲 佐詔授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
書記祿山反狀潛兆乃求 使 至衛僞暗其口復隱青巖 死執不起 祿山遣蔡希德 繳刃逼召濟延
頸受刃希德 義而捨之 侃直 侃諸本皆作 抗今從歐本 得書 得下舊有附字今 從朱子說刪去

方州大臣稹與公書云逢耕襄之宜城以義闕襄守狀為文學時袁滋為襄守第四品孫曰襄守表其父節行宜載國史詔贈濟秘書少監○按此事稹書未及意襄守雖有陳奏詔命未下稹于前歲發書尚未之知耳

與鄭相公○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正六品上掌令書表啟考新史宗師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不言嘗為太子舍人此事尚當別考外除謝除服也

與袁相公舊註袁滋先鎮襄陽後鎮荊南不知此書的在何時○按滋鎮襄陽在元和八年正月次年九月移鎮荊南公與鄭餘慶書稱樊持服在東都此書在服闋以後正袁初鎮荊南之日故言賓位尚有闕負其後袁未及用遂受山南餘慶之辟又袁滋先鎮蜀滑在元和初年時宗師為國子主簿後改著作佐郎今稱舍人則在著作改官之後故知非鎮蜀滑時所薦又滋于承貞元年平章事故稱相公○諸弟孫曰宗節弟宗懿宗憲求為宰物所識讀此句知爾時樊猶未受辟命誠不忍此下六句

遣用助辭一一從心變化讀者當逐字研思然後知閒中丞傳役及策問中引駿人囧等句不用而字轉掀之爲工

與鄂州柳中丞○助寇先言諸師之驕二州牧考方鎮表鄂岳沔三州共爲一道永泰元年增領蘄黃二州元和元年增領安州十三年增領申州寶歷元年省沔州此時沔州未省申州未增觀察所領尙有鄂岳沔蘄安黃六州此云將二州之敎舊註據公綽傳止載安州李聽一人餘一人不知所指當考斬馬註云材良性駑駑一作篤其實皆駑字之誤何以加茲次敘中丞忠勇豈不在彼在常云云此一轉乃其通體精神團結處重動中機會一語深得臨事好謀之意此此段自述下情之欣躍彼謂威暴閫戰此謂動中機會良會嶶本謨作良用立大功未致戒勉之意

又一首洸發前書動中機會一語中間報謝來書末更進之以召募之策○三州孫曰彭義

軍管中光蔡三州凶豎凶豎謂吳少陽古以豎爲罵詈故斥少陽爲凶豎下文童子乃指元濟舊註卽少以凶豎爲元濟非是單進單進角逐所謂威暴戰鬬之事也鄙誠鄙誠謂動中機會臨敵重愼諳語此段述前狀之所由來幸甚此段報謝來書幸其所言果可成功遠徼此下另出一意前狀所無

急之緩之急緩二語言主將駕馭之難難以有功浮寄五語皆指二軍士言之就中上二句言難守下二句言戰難以有功兼承戰守二義得豪勇得豪勇則足以守無望風之驚無望風之驚則可與戰愛護鄉里言急之而不怨勇於自戰言雖緩亦用命上閒行之此段召募土人是此書進策處裴中丞元和十年五月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不宜韓曰後公綽被讒十一年用李道古代還平蔡之功不與

答魏博田僕射公先有書與楊書記特屬其代述下情裀紫枉札賜問則先施之禮尤爲貴者所難公書特就先施處洗發田公謙巽下交之意而又不欲以疏節自居兩邊安頓愜適足見熨貼之工○

蒙免蒙恩（洪譜以此書元和九年作嚴據後文廟碑一語定為八年作樊考李吉甫傳宏正以九年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則八年尚未為僕射嚴說謬矣然公元和九年無遺免改職事惟十一年五月由中書舍人降為右庶子此書季冬所作又不應指五月為郎日或謂蒙免字惟閣本有之九年十二月公以考功郎知制誥除前史館修撰之職即所謂蒙恩改職事也然非免罪改官又不得云感懼或曰感懼猶言感愧不必定有遺免之事則從諸本抹去蒙免二字于義自通）

十一郎（宏正子布肇早年章未知十一郎何指）

已附狀（賛善之行因便附狀蓋在未奉示問之先旣奉示問使還復具此為答）

與華州李尚書

○作離闕庭（嚴曰絳以元和九年春罷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刺華州）無有比者（公由博士改比部郎史館修撰正絳當國之日）不卽獲侍（據此則此書在李初赴華州之日卽十年春作）

答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方作尹不臺參答友人書今從建本）

○臺參實奏

云此即時宰神者所奏惡事須臺參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下文亦是何典故以下十九字綴於此句之下○按洪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建本所載唐本正與呂汲公同蓋指呂本爲唐本也然亦是何典故以下係公私論下文聖恩以爲然句乃是直椄前文臺參實奏諸語不宜間入私論呂本恐非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事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方引一說云不用臺參下當再出臺參二字朱子云此說雖差勝呂本然文意亦似未足愚謂再出臺參二字文意亦足但根語間轉折太多必欲求其辭義之安當刪去亦是何典四字故下添一事字即通然無此本姑記所疑如此又洪引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聖君使行既有明詔自當奉詔行事論者或以公附逢吉璧紳或責紳昧公平昔之蔿劾公皆屬妄論但讀聖君使行一句則紳之抗違詔旨其罪顯然于公何與哉停推巡孫日謂巡推官○按嶺本推作惟非是

五卷終